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一



1967年 300907

17·8

4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一) 書畫
本館 藏

書畫

王樹枏撰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敘錄

王言第三十九

孔氏據戴震校本為說汪中校本王引之經義述聞本俱改王言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義改儀儀者義之假借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是威儀之儀正作義經典通借作儀耳家語五儀解前生篇襲此文又案孔氏作注不取家語惡其偽也而王肅所據大戴乃是魏以前本其中異文多可取證

故並出之以質

世之讀是書者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自章首至莫能為禮也家語問禮篇襲此文自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婚解襲此文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傳崧卿曰小正夏書德所撰傳耳隋志云然可謂疏矣今謂隋志所載乃小正經文若傳則載入戴禮與隋志顯為二書但云戴德撰則大誤耳此篇夏小正下本有傳字而今本脫之高誘呂紀注引爵入於海為蛤維入於淮為蜃並稱傳曰郭璞爾雅注蜃蜎蜎兩引夏小正傳蔡中郎集明堂月令論引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今傳無此乃是脫簡鄭康成亦引夏小正說說即傳也漢晉時經傳別行大戴所載乃戴德所撰之傳非經也朱彝尊經義攷一百四十七自標目曰夏小正傳下言戴德撰得之凡傳中所述經文皆戴氏覆舉觀傳本傳下重出經語可知非先經而後傳者也今增傳字以復戴氏之舊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高似孫子略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日本國羣書治要並引此篇目作修身與今本異阮元曾子注釋曰大戴篇目與古單行曾子本不同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西域地圓之說本於此篇亦即周髀日行之意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家語弟子行篇與此篇大同小異馬驥曰家語實本於此雖敷衍成文而古意浸失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家語五帝德篇襲此此篇多韻語而家語點竄字句皆失其韻足徵其偽史記說五帝與此同索隱曰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爲此紀

帝繫第六十三

世本有帝繫篇詩生民正義引大戴禮帝繫篇謂世本文亦然書序正義云大戴禮出于世本即指帝繫及謚法等篇也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家語問官篇襲此文

盛德第六十六

自凡人民疾至刑罰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一段家語五刑篇襲之自故季冬聽獄論刑者至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家語執轡篇襲之戴校本曰各本自明堂者以下別爲明堂篇據許慎五經異義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及劉

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所引俱稱盛德篇今據以訂正仍合

爲一篇刪去明堂之日今案盧本已合爲一篇孔蓋從虞戴

千乘第六十七

原作六十八蓋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盧本既併明堂於盛德篇而此仍作六十八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盧本仍作六十九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盧本仍作七十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盧本仍作七十一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盧本仍作七十二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盧本仍作七十三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二。

諸侯豐廟第七十三。禮記雜記篇有此文。雜記較詳。

朝事第七十七。朝事下有儀字。觀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司儀正義引皆有儀字。王念孫曰：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今增。

公冠第七十九。家語冠頌篇襲此文。說苑修文篇亦襲此文。汪曰：有經文有記文。王應麟因學紀聞曰：公符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歛迎日辭亦見尙書大傳。

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本命篇。襲此文。人生而不具者五一節。說苑辨物篇亦襲之。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一

清王樹枏撰

王言第三十九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各本聞作閒汪校云閒馬作問今案閒讀為問閒問古字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釋文聞本或作問檀弓問喪於夫子乎釋文問本亦作聞荀子幾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為問皆其證言

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無問及於王言者此正引起問王言之意

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于哀哉

家語作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與大戴句法不同汪本單拈一化字較正死字大謬

得夫子之閒也難

戴校云閒古寬切朱本沈本訛作聞下同案閒讀如孟字連得閒矣之間戴校是孔謂閒暇也非家語作閑

孔子曰居吾語女

戴校本亦增居字案家語亦有居字

雖有國馬

戴校本亦改焉為馬家語作雖有國之良馬釋史正作馬盧校亦云當作馬

雖有博地衆民。沈本地。說作施。

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戴校本亦改地爲道。家語正作不以其道治之。足徵王肅所據本作道不作地。馬本亦作道。家語霸王上多一致字。

衽席之上還師。王念孫云：還師上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

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案家語作則必還師衽席之上。上句作則必折衝千里之外。點竄此文，專以儷偶爲工，足徵漢以後人偽造無疑。

孔子愀然揚麋曰。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五人事部引作眉。

政之既中。既沈本訛作不家語。刪此句義便不完。

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戴校云：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別爲七教之一。此句乃總上文。因政譌作正。更衍則貞二字耳。今從方本汪本同陳觀樓曰：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

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譜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王念孫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氏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真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虛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尙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

家語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今案陳王二說皆非也。正當爲上字之誤。民皆有別則貞句。則上亦不勞矣。句。民皆有別則貞。乃總束上文下益孝下益悌七句之意。則上亦不勞矣。應上內脩七教而上不勞言總束上敬老上順齒七句之意。非衍文也。爲家語不得其解。故妄爲刪削不足據。

教定則正矣。

戴汪校本作教定則本正矣。戴云朱本作則正矣。方本作本正矣。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從朱本。方本合訂。案家語正作政。教定則本正矣。戴本合訂之是今從之。

七者教之志也。

家語志作致。

而民弃惡也如灌。

王引之曰。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洗濯之去垢也。家語未寤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斯爲謬矣。今案集韻。盥或作灌。澡手也。卽是濯義。不必破字。

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

家語如作而。戴汪校本改而。戴云他本訛作如。由音近而訛。今從方本。盧云如卽而。古通用。此書內若此者非一。孔與盧說同。

則賢者親不肖者懼。

盧戴校本亦作不肖者懼。家語作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亦有者字。

如保子之見慈母也。

盧戴並云。保卽緜字。家語作幼子。

百步而堵。

戴校云。古者以長百步闕一步爲晦。堵字當是晦字之訛。堵高一丈闕六尺。非百步也。汪本據戴說改作百步而晦。案此文有誤。宜闕疑。家語無此句。

千步而井。戴校云井九百畝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汪本用戴說改作方里而井案家語亦作千步而井蓋其誤久矣

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家語作三井而垆垆三而矩

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家語作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

恤行者有與亡。戴校亦改與爲與盧云與字亦衍有亡卽有無也汪校刪與字用盧說也家語作恤行者之亡

優但以補不足。戴校本亦改慢爲優今案家語作慘怛以補不足漢書東方朔傳曰長無慘怛之憂亦以慘怛連文今據改

其信可復。家語作其言可復言字是據改

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春秋冬夏四字當是注文未脫盡者後人因誤入正文宜刪

若夫暑熱凍寒。戴校本作如暑熱凍寒云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盧校亦云夫當作如家語作如寒暑之必驗汪校本作如夫

遠若邇。家語作放視遠若邇

及其明德也。

某氏云服字古文作良。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亦由古本是良字。故誤爲及也。今案及與也。及其明德，與其明德也。

不必破字。

此之謂也。

王念孫云：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選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選師，與此文相

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今案家語作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無此之謂也四字，王說是也。據刪。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戴汪校本亦改以爲必家語正作必。

則天下之明譽興。

戴校云：沈本作名譽家語。作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某氏云：致其征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王

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矣。今案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並作改其政。王念孫曰：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作改其政。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據此知宋以前大戴本皆作改其政。某說非也。汪本亦據改藝文類聚用作率。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三百五十九字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
作五儀

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家語作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荀子作與之治國。敢問如何之邪。據大戴與家語則荀子之邪上脫取字。

生乎今之世。荀子家語皆作生今之世。無乎字。王念孫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今據刪。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荀子作然則夫章甫絢屨而搢笏者。此賢乎。家語作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汪本校去今夫二字。蓋據家語。汪喜孫謂不知所據者。

陋也。今夫猶今人。鄭注曲禮。若夫以夫爲丈夫是也。王肅不得其解而妄刪。汪氏依之非是。荀子夫上亦脫今字。此下脫皆字。宜據大戴增。

今夫端衣玄裳。此今夫二字正應上今夫。哀公以今夫問之。孔子即以今夫答之。文義甚明。荀子家語俱脫今字。宜據大戴增。

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荀子作纓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家語作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楊倞曰。纓與冕同於戴。校本皆作于。

斬衰藺屨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戴校本藺字從方本改。菅字是荀子家語。皆作菅。汪本改飲食爲酒肉。蓋據荀子家語。

故生乎今之世。乎字衍。荀子家語皆無。王校刪今從之。

哀公曰善。

汪校本此下據戴說增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二十四字汪喜孫曰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為義者以篇題為據也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

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為據也哀公曰下荀子有敢問二字攷是篇于士于君子則不曰敢問于賢人于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略之也今案汪本增之是也改大聖作聖人蓋據家語敢問二字不宜刪乃引起語荀子家語皆有家語士下有人字

聖人下多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九字哀公曰作公曰蓋王肅以意增滅今校增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

而志不邑邑。

荀子作心不知色色為邑字之誤楊倞注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大謬宜據大戴改邑邑戴云邑悒古通用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某氏云而志不邑邑本作志不而邑邑與上句口不能道善言一律而即能也

淺人不知妄改則與上句不倫矣今案此而字與下句而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句法正同皆承上之辭蓋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與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已憂為對文某以口不能道善言與而志不邑邑為對文非是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

韓詩外傳動行作動作荀子作勤行動行與下止立對文勤字形誤王念孫云荀子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韓詩外傳正作止立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

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美善必有處也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

美善必有處也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王念孫據荀子校去下盡字作雖不能盡善美謂淺人依論語加之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為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今

從王校。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荀子無三而字。言不務多二句。在行不務多二句上。

家語同。荀子而知改作智。務審之務改作三必字。此王肅意改。汪本據改爲必非也。細玩三句文義。當從荀子家語。言行四句互易。方有次序。今校正。

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

荀子作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家語作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案順字宜據荀子改。謂蓋承上文言不易字也。行既由之。言既謂之。亦宜據荀子互易。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荀子家語作則若汪本從之。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

王念孫曰。置讀爲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是德置古字通。今案置爲惠字之誤。買又置字之誤。皆形近致譌。惠古文

德。宜據荀子正。家語作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其字王引之改。而今從之。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

荀子作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家語作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玩荀子仁義在身。下疑有脫文。觀大戴可知。後人誤併兩句爲一句耳。不知虛本作不志。誤不

害。不知王引之謂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已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汪喜孫說同。蓋皆從孔注之義。今案不害之不疑。衍文。仁義在己而害不知。與上文躬行忠信而心不德。下文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句法蓋一例。仁義在己而害不知者。謂行仁義不顧利害。論語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今校去不字。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

家語作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郝懿行曰。油字是孟子油油然與之借。言無以異於凡人也。猶然即油然。

荀子楊倞注失之王念孫云。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王引之曰。如此下亦脫則字。案王校是也。上下文如此若此下皆有則字。今據刪增。

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盧戴校本亦增可字。今案上文可謂上俱有則字。此與下文皆無者。脫也。荀子五則字俱作斯。是篇改斯為則。不應此與下文獨刪。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荀子楊倞注曰。本亦身也。郝懿行曰。此說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闡與理會。不假斷削而喪失其本真。所謂漸近於自然也。今案郝說是也。孔引倞注失之。

而不害於其身。

家語亦作而不傷於身。與荀子同。

躬爲匹夫而不願富。

戴校本作窮爲匹夫而願富。汪本亦改窮。今案孔本是窮躬。古通。論語。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可證。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廣雅。鞠躬。謹敬也。即論語之鞠躬。

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

可謂上脫。則字宜增。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汪本據荀子校。去下然字。王校同。汪喜孫曰。不否古通。然不即然否也。今從汪校。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

荀子大辨與明察對文。辨。偏也。言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此文易大辨爲配。易明察爲參。蓋亦對文。大字疑涉荀子而衍。乃刪改未淨者。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正引作配于天地。參于日月。無大字。

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郝懿行云補注曰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純聲相借耳楊倞注穆當爲膠相加之貌純與純同雜亂之貌非是殆未攷大戴今案其字亦疑涉荀子而行莫之能循莫之能職蓋亦對文

若天之司莫之能職。司嗣古字通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嗣職識古字亦通周禮職方氏樊毅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故荀子作嗣作識郝懿行云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絲絲相續而不可測識也今案司職皆訓圭言

若天之主司萬物而人莫之能主也孔訓司爲事非郝說亦非

百姓淡然不知其善。郝懿行云荀子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今案淺然卽淡然之義不可以此而易彼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不知爲莫知今不從

凡六百三十九字 補 今校定凡 六百五十五字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丘聞之也。小戴記無也字家語問禮篇同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汪本據小戴記刪明字家語作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亦無明字今從汪本

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孔注從元本句末刪然字與戴校同今玩文義有然字是王引之曰然猶焉也小戴記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焉然古同聲故祭義國人稱頤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君子以此之爲尊

敬然與下文寡人願有言然皆以然字住句家語不得其解遂妄意刪改矣。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孔注從朱本然後上增夫字與戴校同。盧校不增。今玩然後二字與下文然後治其雕繆然後言其喪葬文意皆同不宜增夫字家語亦無今從盧本。

然後言其喪葬。戴初校云喪葬別本多作算義長今聚珍本仍作葬案葬算形訛孔從元本改之是也。鄭注小戴記算數也蓋沿其誤盧汪校本亦作葬。

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小戴記孔疏以即安其居句節醜其衣服句陸佃以宗族即安句其居節句今以大戴記證之即安作則安其居節作其居處則即安其居節

自爲一句不宜破讀也。鄭注不釋節字而云就安其居處蓋用大戴文某氏謂小戴節爲即字之訛。鄭君作注時蓋作即安其居醜其衣服故注曰即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以一就字總釋兩即字也因即誤作節正義誤以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而有節正也之說非鄭意矣。

好色無厭。王引之云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

義而妄改之。今案實色聲近致訛家語作好利無厭足證古大戴本作實不作色。

固臣敢無辭而對。孔注云固猶故也。本鄭君固民是盡注。